**莊子寓言故事中的哲理**

**講稿**

簡介：

　　《莊子》作為一部古代經典，經過千年以來的解讀、注釋與流衍，它不單成為學術研究的著作，更是宗教思想的根源，甚至已融入於中國文化之內乃至許多中國人的生活之中。解讀《莊子》著實有許多不同的方式，本輯節目則從《莊子》的「三言」（寓言、重言、卮言）為入路，既討論《莊子》中別具特色的「道言」故事，更以此探討《莊子》中的哲學思想（智慧），期望能將《莊子》思想的精粹給聽眾帶來兩種不同層次的思考：文化生活的智慧與莊子哲學的意義。

主講：韓曉華博士（香港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

**第十二集：《莊子外篇》〈秋水〉的「濠梁之辯」（魚樂之辯）寓言解讀。**

**第一部分：「濠梁之辯」寓言閱讀的第一步──通俗地講（20MIN）**

　　各位聽眾好，我係韓曉華。好高興能夠繼續同大家一起分享中國哲學的經典閱讀。今集是這一輯節目的最後一集了，講的故事是「濠梁之辯」，出於《莊子》外篇的《秋水》篇。《秋水》篇是莊子外篇的其中一篇，而我們今輯的莊子寓言故事的專題中只講到《莊子》的外篇，而並未有講到《莊子》的雜篇，這不是代表我認為雜篇沒有講的價值，只是在我的個人資料及學識所限而並未有選擇而已，當然，我之前也講過，對於《莊子》的研究一直也是圍繞著內七篇的，外雜篇相對地是比較少人作為研究對象，也因此，我自己對於外雜篇的閱讀也比較少，所以形成這種個人的限制，不過，經歷過這一輯節目的閱讀後，我自身對於外雜多少也有所領略其中的要義，希望日可以從《莊子》外雜篇作出多一點的研究。回說到「濠梁之辯」其實是《莊子》比較出名的故事，亦即是「子非魚，安知魚之樂」的故事，甚至將「濠梁之辯」故事以「魚之樂」來說，應該會有更多人認識，這個故事的出名固然是相中所討論話題具有普遍的哲理性，用現代的哲學來說，其實是心靈哲學中的「他人的心」問題，而這個問題在一般人心目中也是是一個有趣的問題，而現代學者在討論這個故事也有不同的進路，好像辯論的角度、知識論的角度、動物倫理的角度、人與自然關係的角度等來討論。現在我先用口語將這個故事說出來：

　　有一日，莊子與他的好朋友惠子到濠水的橋上遊玩。

　　莊子突然間有感而發地說：「白魚在水中悠悠的游來游去，這就是魚的快樂呀！」

　　惠子聽到就一臉戲謔地問：「你不是魚，怎麼可以知道魚是快樂的呢？」

　　莊子一聽就微微笑地回話：「你不是我，怎麼又知道我並不曉得魚的快樂呢？」

　　惠子就嘗試從思辯地解說：「我不是你，當然不知道你所想呢！不過，你也不是魚，那麼你也不知道魚的快樂呢！這是很明顯的罷。」

　　莊子就回話：「請把話題返回最初。你說『你不是魚，怎麼可以知道魚是快樂的呢？』這句話，就是你已經知道我是感受到魚的快樂才問的，現在我再告訴你，我是在濠水的橋上知道魚是快樂的。」

　　故事說到這裏。現在我先介紹故事中的其中一個主角：惠子，即是惠施，是莊子的好朋友。如果大家對於莊子有稍多的認識，都會知道惠施是常常出現在莊子的故事之中，而惠施是甚麼人呢？惠施是先秦時期的名家學者，即是善於以名實的問題來作出論辯的，與先秦名家的公孫龍等齊名，公孫龍即是提出「白馬非馬」的那位，所謂「白馬非馬」，簡單來講，就是說這隻白馬並不就已經是「馬」這個類別的全部，「白馬非馬」的討論正是從「是」與「非」的概念上作出了種種的辨識來挑戰我們日常的思考。至於惠施最著名的思想有所謂「歷事十物」，即是以惠施獨特的名辯思考來討論事物之理的種種命題。雖然在莊子雜篇的《天下》篇說「惠施多方，其書五車」，但是，惠施的著作早已失傳，現在遺留下來的思想片斷也主要由《莊子》中記錄下來，更甚的是莊子所留傳下來的說法，明顯地有著莊子後學的價值判斷，如說惠施「其道桀駁，其言也不中」，又說「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換言之，在《莊子》一書的記錄中，他是認為惠施與先秦名家所作的名辯思考其實都是怪論，尤其是對於「道」更未能有所體悟。不過，在《莊子》的記錄中也是表示對惠施僅以善辯而著名是感到可惜的，對於惠施的逝世更是表是有「悲夫」的感嘆。當我們知道惠施是先秦名家的學者時，我們就可以理解惠施對莊子所提出的問題是有他的慣性思考模式的。

　　回到故事的討論，究竟我們可以從甚麼角度來理解「魚樂之辯」呢？正如我剛才提及「魚樂之辯」的詮釋可以有很多的角度，如辯論的角度、知識論的角度、動物倫理的角度、人與自然關係的角度等，不過，在我來看，這些角度都算是比較把問題複雜化的，我想問題的焦點集中一些，僅討論莊子最後說自己「知之」的問題，即莊子是本於甚麼而說知道「魚之樂」呢？當然，整個「魚樂之辯」故事的重點其實亦在於「知」字的概念。

　　首先，莊子在濠水的橋上與惠施兩人郊遊，望著橋下的水流中有一尾尾白魚遊來遊去，而莊子自身也沒有餵魚而令到魚群到爭食，他只是看著白魚在水中游。他就有感而發地說自己感受到白魚是快樂的。在這裏，我們可以發現莊子說的「知」並不是採取一種實證或認知的方式來說「魚是快樂」。當然，我們更可以追問，有沒有一些科學方法來衡量「快樂」，如在人的身上安放記錄儀器，記錄心跳、腎上腺或腦中的胺多芬等的數據，但是在魚的身上有沒有可以做這種實驗呢？換言之，莊子說「魚是快樂」只是從自身主觀的角度，以自己的心境來看，莊子自己是悠閒地郊遊，看見白魚也是悠然地活動，他就感受到「魚是快樂」的。然而，惠施的問題正以他的名辯思考來說，他認為莊子不是魚，並不能真正知道魚是否真的快樂。惠施是具有邏輯頭腦的，他立即以「知」的認知意義來質疑莊子的具有感受性的「知」，即Ａ不等於Ｂ，Ａ就不能感知Ｂ；而莊子的回應很有趣，即是先依於對方的思考來回答，說你不是我，又怎會知道我不知道魚的快樂，即是Ｃ不是Ａ，Ｃ同樣不能感知Ａ或Ｂ。既然莊子依於惠施的前提形式來討論，Ａ不等於Ｂ，即個體之間的不相等就不能感知的話，惠施就再加強自己的思考邏輯，認為莊子承認Ａ不等於Ｂ，則個體之間的不相等就不能感知的道理是非常明顯了。說到這裏，我們可以發現惠施的確是一個名辯的專家，在兩個好朋友在郊遊時，忽然就無關痛癢的話題上引起辯論，其實也是一種大煞風景的舉動。不過，莊子又特別在於能夠不理對方的質疑，自己再重伸所謂的「知之」是甚麼意思，他說：「我是在濠水的橋上知道魚是快樂的。」這句話所有甚麼特別的意思呢？莊子與惠施為何會到濠水的橋上呢？在故事的開始已說明，他們是郊遊到濠水的，其中的「遊」字是一種關鍵字，因為他們是遊玩的性質遠行，看見魚在水中悠然地游，遂在當下情境化地感知到事物的「快樂」，這一種感受性的「知道」其實是從主觀的移情，在具體的情境化之中而產生的，所以莊子最後回應惠施的話是要他從最原初的感受來發現莊子所講的「知」。從上述的分析來看，莊子所說的「知之」，或知道「魚之樂」其實是從一種感受性的「知」來講，它具有主觀性，更具有時地性，並不是任何時刻地點來看魚，都能夠感受到「魚的快樂」。我猜想當看魚群在爭食魚餌或麵包時，旁人就可能感受到魚的不快樂，即是為口奔馳嘛。換言之，「魚樂之辯」所辯的重點是「知」，但莊子想要表達的是人具有主觀的感受性，而這種感受性更可以改變人對於事物的不同價值判斷，這就是莊子最後說自己「知之」的重點。

　　其次，我們可以從《秋水》篇的文本脈絡來看，《秋水》篇全篇的主旨是讓人變換「視角」去看問題或事物，甚至能夠透過更高層次的視角來看時會獲得不一樣的認識。在《秋水》篇的開首的河伯與北海若的故事中，透過七問七答的方式由北海若說出了「視角」的問題，而「視角」又可以至少從兩個層次來講：第一是更高的「視角」層次，河伯即是河神，河水漲滿時，河伯就自以為自己是天下最強最盛大的，但當他去到北海就發現自己的渺小，北海若直言這是由於自身的限制而未能發現，這就是跳出於自身框框而作出更高的「視角」來看事物的層次；第二是以換轉「視角」的多元層次，北海若直言可以有不同的「視角」來看待事物，如以道觀之、以物觀之，以俗觀之，以差觀之，以功觀之及以趣觀之等不同的「視角」。河伯與北海若的七問七答故事佔了全篇《秋水》篇一半以上的篇幅，由此，我們可以說《秋水》篇的主旨就是轉換「視角」。回到「魚樂之辯」來看，則我們可以發現「魚樂之辯」的故事情節似乎著重於「辯」，實際上卻是在莊子最後的一句話中，講出並不能僅從認知意義的「知」來看待事物，也可以轉換「視角」以感受性的「知」來看待事物，然而，莊子是否僅認為必需要以感受性的「知」來看待事物呢？我想答案是否定的，莊子所說的「知之」是具有主觀性與時地性的，並不具有必然的發生條件；從《秋水》篇的主旨來看，更可以發現「魚樂之辯」正是展示出轉換「視角」的重要示例，以認知的「知」看，則並不能發現「魚是快樂」；轉換成感受的「知」，則可以發現「魚是快樂」而自己也是「快樂」的。

　　最後，綜合來講，我認為「魚樂之辯」所講的人生道理即在於表達人具有轉換「視角」的能力，從轉換「視角」中我們可以得到不同的價值判斷與感受，如「魚之樂」即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端乎個人的主觀性與時地性。其實在我們現代社會中，這種轉換「視角」的道理或說法也是極為流行與普遍的，即是在我們香港的中學文憑試中，通識科就是標榜以多元的角度來討論事情，如遊行的發生，勇武派本土派的出現等，最後發生的梁特首在機場使用特權爭議，其實一樣可以從轉換「視角」來看待，即他們發出的聲明其實並不是破壞機場的安檢程序，相反是可以幫助日後一般市民出現同樣的問題時，機組人員或機管局就需要作出同等對待，否則只講「特事特辦」就即是擁有「特權」，當然，我們亦可以從更高的「視角」來看待，即作為一名地區領導人遇上這樣的事理論上應該如何處理才顯出「氣度」或得到支持呢？我想這方面應該由特首辦來思考了。

**第二部分：「濠梁之辯」（魚樂之辯）寓言閱讀的第二步──學術地講（10MIN）**

　　現在我試從學術地講「魚樂之辯」。正如我早已說過「魚樂之辯」具有極大的學術討論空間，在學術界的討論已經從辯論的角度、知識論的角度、人與自然關係的角度等作出了多方的討論，大家只要在網絡上找找也必然可以找出多篇論文，如岑溢成先生多年前在《鵝湖月刊》就刊登過一篇〈魚樂之辨之知與樂〉詳細地從辯論、知識論等來分析「魚樂之辯」，近年亦有陳憲中博士發表過一篇〈莊子「魚樂之辯」中的人與自然之關係析探〉，從題目名稱也可以發現他是從人與自然的關係討論「魚樂之辯」。在這裏，我反而想討論相關於莊子外雜篇與內篇的關係，尤其是「魚樂之辯」是出自於外篇的《秋水》篇，既有學者認為是延續於《齊物論》的思想；亦有學者認為《秋水》篇在根本上的表達與《齊物論》是南轅北轍，由這一個案討論來看，我們可以發現《莊子》外雜篇與內七篇的關係一直是仍然有所爭議的。

　　首先，主張《秋水》篇是《齊物論》的延續的是由明末清初的學者王夫之所提出的，他認為《秋水》篇的義理是由《逍遙遊》與《齊物論》所衍生出來的，理由主要是它與《齊物論》都是討論價值的相對性問題，在表達形式上亦富於思辨性，所以，後來有不少學者也依從而認定《秋水》篇是《齊物論》的後續，如錢穆先生和王叔岷先生等。然而，依從這一種觀點來說，則我們詮釋《秋水》篇中的義理，則可以順從《齊物論》的思考來看，尤其是同樣被編輯安置在篇末的「莊周夢蝶」與在《秋水》的「魚樂之辯」是否具有某種可資參考的詮釋參照呢？即「莊周夢蝶」所說出的「物化」思想，提出「有分而化之」的可能境界，而這一思想亦可能是「魚樂之辯」的重要思考，亦即從「知」所具的感受性來達至「物化」的可能。不過，這種理解或詮釋，至少要面對幾個問題：

　　第一，《齊物論》的思想固然是具有「平齊物論」及「齊物之論」的兩種思想，然而，《齊物論》的重心還是「翻成心為道心」，所採取的表達更是以「三言」為要，即寄物而言他，甚至乎在討論時以誇張或奇怪的想像來說故事，內裏未必有所論證或思辯成分，例如我們看過的「罔兩問景」。如果從這方面來看，則《秋水》篇篇首的河伯與北海若的「七問七答」故事，雖然也是說更高的「視角」與多元的「視角」問題，但是採取的卻是比較思辯性的討論，與《齊物論》表達的形式具有差別，甚至乎有學者指出「莊子後學」的其中一個方向正是思辯化。依此，用「莊周夢蝶」的「物化」來詮釋「魚樂之辯」，則在論證上的有效性明顯是削弱了。

　　第二，關於《莊子》外雜篇的篇章結構來看，有學者指出外雜篇的成篇雖然仍然有一定的意義結構可尋，但是卻並不能就此把它們當作完整的篇章來詮釋，理由是從篇名僅是每篇的首句取字來看，則《莊子》外雜篇的編定很可能只是西漢人編定《莊子》時所搜集得出來的「段落式」義理片斷，換言之，《莊子》外雜篇的各篇中仍然可以有各篇的整合意理，但是，從「段落式」的理解，則似乎更能夠理解《莊子》的外雜篇。從這一方面來看，假如我們以為《秋水》篇是延續《齊物論》的義理發揮，則我們仍然要辨識《秋水》篇中哪些「段落」是具有《齊物論》的義理。如果僅以為《秋水》篇是《齊物論》的義理衍化，從而再以放置於篇尾的「莊周夢蝶」與「魚樂之辯」來參照作詮釋，則仍然有一定的問題。況且，以《齊物論》的篇章結構來看，置於篇尾的「莊周夢蝶」既與尾二的「罔兩問景」具有對比的內容結構，更與篇首的「吾喪我」有首尾呼應的義理結構；相對地，《秋水》篇尾的「魚樂之辯」則在《秋水》篇中未見有此結構，只有在篇末的兩個故事也是記錄莊子與惠施的對話，也未見與篇首河伯與北海若的「七問七答」有多少呼應的義理脈絡。所以，如果我們以《齊物論》的思想來詮釋《秋水》篇的「魚樂之辯」，則需要對兩者的相關性再作出進一步的論述才能夠取得詮釋上的合理性。

　　透過《秋水》篇與《齊物論》的關係論述，我們不難發現《莊子》外雜篇與內七篇在內容義理上是相干的，但是其中的相干性則需要作進一步的論述，尤其是《莊子》的思想主要以「三言」的形式來表述，則從內容上與形式表達上來比對內篇與外雜篇的關係，則可以更發現「莊子後學」從甚麼方向來詮釋與理解莊子學，更可以從義理的發展上可以看出秦漢以來的道家思想發揮，如黃老之學。

　　好了，本輯專門討論《莊子》寓言故事的哲理思想就到此為止，下一輯的專題，我暫時仍未有所決定，不過，本節目將會暫定兩週作為對下一輯專題討論的準備，再見。

──第十二集完─